

Gendlin, E.T. (1997). Preface to the paper edition. In *Experiencing and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ubjective* (pp. xi-xxiii).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From http://previous.focusing.org/gendlin/docs/gol_2152.html

[第 11 页]

平装本前言

尤金·T·简德林

(汉译者：曹思聪)

自本书首次付梓以来，哲学已经向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几乎已经走到了我所提出的这套哲学的起步之处。这本书与当今这个时代契合得多了。本书所着手的课题仍然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但随着当前的“后现代”争论，大多数的哲学和学科领域已经开始和这个课题所探讨的问题搭上了边。

这个课题旨在深入探究概念（**concepts**）（逻辑形式、区分、规则、算法、计算机、类别、模式，.....）是如何与体验（**experiencing**）（处境、事件、治疗、比喻式语言、实践、人的纷繁复杂性，.....）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就着（**with**）每个字词或每句话后面的那个“.....”来思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体验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认知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功能，本课题的宗旨即要去把握和运用这种功能。

当然，我们不能置身在这种关系之外还企图进行这番考察。被考察的这些关系正是在考察的过程中得到的。在我们谈论这些关系并且就着这些关系进行讲述的过程中，体验一直在承担着某些角色。因此，这种哲学是不断地反身的（**reflexive**）。它可以说它所说的，这正是因为它所谈论的东西也在这个说的过程中发挥着功能。因为它告诉我们体验面向（**experiential side**）如何总是超越了概念，所以这种超越在本处的这些概念上也在发生。本书所提出的功能性关系（**functional relationships**）及特点，它们本身就是一些特别的方式，藉由这

些方式，它们自身的构念（**formulation**）可以被超越。这何以可能呢？我希望可以吊起我的读者这样好奇的胃口。

一旦我们可以把握和运用体验的角色去思考这些角色本身，我们也就可以就着这些角色去思考任何[第 12 页]东西。本课题需要使用这样一种思考（并使这种思考变得可能）：这种思考运用的不只是概念式逻辑、规则或区分。经由本课题，我们变得能够就着处境（**situations**）（经验、实践，……）的纷繁复杂性（**intricacy**）去思考。

但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运用这个吗？逻辑推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那里总是有一种处境、一种内隐的体验式情境（**implicit experiential context**），这种情境比任何成型的形式（**formed form**）都要丰富得多。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补充吗？我们能够补充的不亚于一种全新的人类思考力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更丰富的东西是如何发挥功能的，我们就能够有意地使用它，并且会发现许多新的思考方式从其间打开了，而这些思考方式原本是不存在的。

不过，体验和概念（或象征）肯定不是两个原本分隔的东西，然后又必须变得“相关”了。两者总是已经内隐在彼此之中。没有“非象征化了的体验”，就像没有“纯逻辑”一样。即使没有明言的词语或概念，体验也是“象征化了的（**symbolized**）”，至少是被体验发生其间的互动和处境象征化了的。但是如果两者总是同在的，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把一个作用归因于体验而不是归因于不可分割的象征化呢？如果每时每刻都是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似乎就不可能知道一方做了什么，而不是另一方做了这个。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分辨它们的不同作用：可以从一个语句或动作到另一个语句或动作的转换中把它们分辨出来。

从思考或言语的一个步子（**step**）到下一个步子的移动，这可能来自概念推理。或者可能只是出现了一个干扰，只是变到了其他东西之上。个体或许会报告一些事件，告诉听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文化上也习惯于在某些处境下说一些常见的短语，这些短语可以平滑地引致其他常见的短语。

不过，下一个步子也可能是经由一个体验式的连接而产生的。我们对于当前处境的某种体验可能会把我们引到一个“有道理（制造了意义）（**makes sense**）”的后续步子之上，而这个步子是无法循着其他方式得到的。这个过程通常是在没

有特别觉察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有时候[第 13 页]我们会暂停下来去直接指向（refer）体验。直接指向（direct reference）本身就是一种改变，而后又会引出进一步的动作（move）。有不同种类的体验式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超越了存在于前一个步子中的形式。

显然，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构念能够（穷尽）说明从体验中而来的动作是以哪些方式超越了某个构念的。我们总是可以区分出更多种的进一步的动作，或者总是可以使用其他的面向来区分种类。我们的新的“基础”并不是任何一个列表，而是更广泛的体验式-交互式功能运行（experiential-interactive functioning）。在整本书中，我都在说明我们可以怎样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构念。我们可以把其他模型和方法连同它们的不同结果（与我们的模型）并置在一起，但我们仍然可以立足于持续进行着的体验（ongoing experiencing）。

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那么概念上的多样性将只不过是相对主义。但是，当我们进入体验并运用体验时，即使是在不同的动作之间做出些微的区分也会开辟出令人兴奋的道路，打开一个全新的舞台。当区分和概念是“相对于”体验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它们并非一定得是终极性的。

由于我们的课题是势在必行、无可回避的，所以即便是一个糟糕的首次尝试也可以帮助到我们，而我认为此处的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不应长时间只有这一个尝试，所以读者可以随时准备去改进我在此处所做的工作。

我称之为“直接指向”的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化。它提拎出（lifts out）（创造、发现、合成、分化，……）一个“这个（this）”，而之前这个并不是一个“这个”。当我们似乎找到了“曾经”在那儿的某些东西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不需要一个错误的等式。内隐（implicit）和外显（explicit）之间不存在等式。重要的是下一步是如何沿袭（继续、承扬）先行的东西的，是如何从先行的东西中创造意义的。

这个课题的结果之一是使得我们可以进入到科学逻辑的内隐背景（implicit context）之中。我们不能一味诋毁逻辑。科学逻辑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出了极大的精巧性，已经带来了[第 14 页]了不起的技术，这些技术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并且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但是现在它正在把我们的决定（decisions）进行

计算机化，正在用粗心冷漠的基因工程“为市场”重新设计那些动物。它也威胁着要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新设计。当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内隐体验式背景中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能够发展出一些方法，从而让市场以外的更多东西对科学和社会政策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人类体验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包括治疗过程和人际关系过程。在过去的某些方面，人们曾缄默无语，而现在他们发展出了更为发达的语汇来探索和表达他们的体验的和关系的纷繁复杂性。在旧社群中，人们曾主要是在角色的范围内互相关联，而这样的旧社群正在解体；在新社群中，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纷繁复杂性，通过以新的方式进入到语言，来互相关联，而这样的社群才刚刚开始发展（例如“聚焦伙伴关系”、“改变小组”和许多种类的支持小组）。如何思考这一切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而且仍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问题。

这两种发展都需要考察体验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本书要开启的课题。

如今，在认识到如下情形时，大多数哲学家都只感到了沮丧：所有的陈述和逻辑推论都受制于某人的处境，受制于文化和社会阶层偏见，这些偏见通常被总结为“历史和语言”。维特根斯坦、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已经有力地阐明了我们的主观体验并非仅仅是内在的反应；它们是在生活和处境之中的交互作用。它们是即刻当下的交互式意义。这种观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消除了旧的五种感受及解释模式。

维特根斯坦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我们使用语言所创造的意义并非受到概念、逻辑形式、区分、规则或概括的控制。但是，如果普遍的和“客[第 15 页]观的”概念是不可能的，那么看起来哲学似乎就无事可做了。

不存在纯粹的逻辑，不存在单独的中性的概念推论，但是这个观点的重要之处却被误解了。的确，结论并不仅仅来自于纯净的理性推进，所谓仅仅依靠逻辑，客观地、中立地获得这种推进。不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见”，而且所有东西首先都要被削足适履，裁切成契合逻辑插槽的小单元因素，这些东西才能适合于逻辑。只要对这样的一个单元稍加改动，逻辑推论就会完全失效。逻辑的使用总是与更广泛的背景缠绕在一起，而单元首先必须从这个背景中产生。往里面再加一点点东西就会导致最清晰的逻辑出现矛盾。因此，逻辑和概念推论为什么总是

会被扰乱和打断，其原因并不神秘。现在看来，逻辑论证在哲学中似乎变得毫无用处了。人们的理解是：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在逻辑中填充了什么，而这不能由逻辑来决定。

这种认识把许多哲学家带到了一个错误之中。因为逻辑概念推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所以这些哲学家便否认和忽视了（被错误地称为的）“纯粹的”逻辑推论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纯粹的”逻辑推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过程，以及为什么它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们可以进入和考察那些内隐的体验式功能；当我们看似在单纯地追求逻辑含义的时候，涉及到的正是这些体验式功能。在其他时候，也许是片刻之后，我们还需要去阐明那个内隐的背景，而不仅仅是把它搁置起来，就好像它与前者是分开的。非常不同的内隐体验式作用也使这成为可能。上述两个过程均涉及到逻辑和体验，不过涉及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当逻辑正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忽视它呢？在当前的辩论中，人们似乎只能分成两派：一派只是在赞赏逻辑的力量，而另一派则只知道逻辑的局限性。这两派之间甚少对话。我们[第 16 页]可以寄望发展出一种广泛的理解：既理解到逻辑推理的力量，也理解到这样一些方法，藉由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运用那更为广泛的人类意义 - 制造（*sense-making*）的过程。它们都有力量，而且它们的力量是可以加以分辨的。我们需要能够思考它们是如何在彼此之中发挥作用的。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舞台，而不是陷入破碎概念和偏见经验的绝望混合物之中：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行着的体验所发挥的一些作用当中，并且就着这些作用进行讲述，从而能够谈论这些作用。

这种哲学从何而来呢？它源自狄尔泰、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以及间接地来自海德格尔），[1]还有麦基翁、皮尔士、杜威，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我对某些困难的认识是非常欧洲化的，但我对处境、实践、行动、反馈、转变和进展的强调是非常北美化的。

一种新的哲学可以从这样一种认识开始：我们既不能假定世界是作为一套逻辑或概念系统来具备其秩序的，也不能假定它是任意的，就好像“任何事情都可

以发生”。对于真理和善的种种“终极”定义，总是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如今一大错误就是认为：承认这种认识，就会丢失一些东西。相反，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就着那种更大的精确性和复杂性去思考，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处境、经验、实践和行动的特点。这比那些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定义更有秩序、更加确切。

这并非是次等选择或者是妥协，实则我们变得更愿意就着语词超越它们的概念结构的方式来说话和思考，甚至是在运用那些结构的时候。在使用过程中，它们总是会产生比仅仅从结构中得到的效果更确切、更强势（**demanding**）的效果。

有方法可以有意识地将这种体验到的“超量”（**excess**，对应上一段的“超越 **exceed**”——译者注）运用到更强大、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之中。如果我们也能够就着体验来思考，我们并不必失去那些概念性含义。这样，我们总是有比逻辑更丰富（而非更稀少）的东西在发挥着作用。

在[第 17 页]概念和体验的关系中，我们正在引入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正在改变有关感知、解释和调解的观念。我们不仅否认任何一套一般的、文化的、历史的、概念的或语言的假定体系所具有的终极有效性，而且还否认后现代的假定，即认为处境当中的所有秩序、意义和理性完全衍生自历史性的决定因素。诚然，我们永远不会没有它们，但生活和处境总是会创造出更多的纷繁的意义，远比仅仅从历史决定因素中得出的结论要多得多。它们并不像逻辑前提那样发挥功能，就好像所有的进一步的事件都将被包含在它们之下。它们不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历史和文化只是进一步编制了（**elaborate**）一个动物的身体，而这个身体交互地、直接地生活在处境之中，并且在言语和思考当中继续执行着重要的、显著的功能。

对任何概念的应用都会引出体验性的反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下一步思考从这种体验性的反馈之中生发出来，而不仅仅是来自概念。我们可以就着概念性步子和体验性步子这两种步子来进行思考，走一条“之字形”道路，将这两种力量都运用到。它可以产生新的意义，并引导我们修改我们的概念，而不是被限制在概念当中或者落得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体验式思考（**experiential thinking**）超越了后现代的“断裂”和矛盾。

引言和第一章引出了本课题，即考察体验式意义（**experiential meaning**）在认知中的作用。这只是正式探讨之前对问题的一个适当陈述。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脉络导向了这个问题和课题。

第二章说明了体验式意义在认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介绍了体验和认知之间的一些“功能式关系（**functional relationships**）”，特别是“比喻”、“掌握”（当个体从现在被称之为的“体会”当中讲话的时候）、“关联”和“迂回”等过程。

有关比喻（实际上是比喻中逻辑[第 18 页]辑式功能和体验式功能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仍在当前思考和研究的氛围之中寻找出路。[2]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新的相似性（**likenesses**）的比喻式创造，即比喻的“涌现性质（**emergent qualities**）”，但尚未理解到每个字词在其处境中都有新的确切的确涌现式意义。

这是创造吗？它不是一种综合、一种分化、一种制造或者一种发现吗？我们知道，在这些彼此冲突的认知系统中，没有哪个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具有优先性；对于比喻过程的运作方式而言，它们也不具有优先性：比喻会给出一个即刻的结果，我们只能事后通过插入（**interpolating**）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性来解释这个结果。（参见我的文章《**Crossing and Dipping**》和《**What Happens When Wittgenstein Asks 'What Happens When ... ?'**》）

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了对于通常的哲学秩序的反转。本书所提出的哲学不是赋予某种认知系统以优先性，然后再将其读到经验之中，而是认识到了制造体验式意义（**making experiential sense**）所具有的优先性（正如做出比喻的时候，或者从一个体会中去讲话的时候）。一旦发生了这样的过程，在进行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插入认知单元来解释它（不过这是一个进一步的体验式过程，会带来新的进一步的寓意）。

这种反转使一种新的、更激进的经验主义成为可能。反对经验主义，主张自然是由我们所“构建”的——当下这种观点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不同的假设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这造成了一种错觉，即经验性的发现仅仅依赖于假设（以及偏见、政治压力、对不同问题与方法的选择）。我们必须放弃对单一图景或系统的

渴望（为什么我们希望自然如此贫瘠呢？），这些图景或系统不是真相。我们的科学断言一直在改变，但是本书所谓的“比喻”和“掌握”引出了一种真相，它不需要我们的陈述保持不变。

实证研究结果并非仅仅取决于对[第 19 页]假设的选择。体验（事件、自然、实践、处境）对不同的假设、程序和整合方式的反应确实是不同的，但体验却总是比从我们研究它的方法中得到的东西要更加纷繁复杂。与当前的观点相反，自然并不是任意的或者被发明出来的。它比认知系统更有秩序。那是一种“回应性秩序（responsive order）”，它给出了各种各样的、但总是比构建或推断而来的结果更加准确的结果。由此得到的经验主义并不是一种幼稚的经验主义。

第四章第二节列出了十项“特征”，这些特征被称为“一种体验的逻辑（a logic of experiencing）”（关于它在认知中的一些作用）。这些特征说明了与“单纯的”逻辑相比，体验和逻辑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地发挥着作用的。下面是一些例子：

体验是“非数字性的”和“多图式性的”，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相反，它是一个不限于一套模式和一套单元的、更加精确的秩序。

当我们就着体验和逻辑进行思考时，一种次-次级细节（sub-sub-detail）就可以开始重新决定（redetermine）最广泛的类别。一个理论可能会引出一个体验式细节，但从这个细节中可以引出许多并非循着这个理论而来的东西。

在两者之间可以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因此，任何概念或关系都可以在任何两件事物之间加以应用（发现、创建）。（不过，即便是最天马行空的比喻在它们出现的地方也必须是有道理、有意义的。）

与通常的有限自由度模型不同，（在我们的模型中）施加的必要条件越多，就会开启越多新的可能性。当任何两个意义在体验层面交叉（cross experientially）时，其结果并非是它们的最小公分母，而是一些新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无法沿着逻辑从二者之一引导而出的。在去回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错误地说这些经验“本来就是”隐含着的；但是，实际上获得的关系是可以被描述和被运用的。

[第 20 页]

第五章顺着这些特征继续向前推进。本章说明了个体可以从任何一个点上继续说下去，不仅可以从已经说了的内容中继续说，而且可以从说的过程中继续说。本章就是它自身所阐述观点的一个实例。许多次，本章从它所阐述的内容的过程面向之上继续向前推进。

本章还说明了 IOFI 原则（“instance of itself”，“自身之实例”）。任何人类的意义总是“这样（such）”的一个意义，但并非是在某个范畴之中或在某个普遍性（universal）之下。相反，从任何一个所谓本该被归到某个范畴之中的“特殊项（particular）”之内，我们可以产生无数新的普遍性。由此，任何“这个（this）”体验就是这样体验的一个实例。每个普遍性（在其中我们称之为“这样”的每个面向）都可以被视作一个体验式的“特殊项”，从中可以产生新的普遍性。当思考能够沿着 IOFI 线路进行时，它的力量就会大得多。

第六章说明了我们如何能够以体验的方式对待所有的文本和命题，尽管本来并未打算如此对待它们；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既以体验的方式也以逻辑的方式从任何文本或命题之中继续思考。

第七章将社会科学中常见的表征性难题转化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不同方式的过程（different manners of process）。本章说明了经验内容是如何由体验过程产生的。我们将会找到什么类型的内容，这取决于正在发生什么方式的过程。

这里所提出的用于研究的过程变量已经引出了《体验量表（Experiencing Scale）》和一系列研究项目，[3]以及在许多领域得到应用的“聚焦（focusing）”程序，用以教授人们直接指向有关某个关心的问题、项目或者讨论的交汇点的（开始是模糊的）身体式体会。[4]本书发展出来的思考方式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包括物理学[5]和写作教学。[6]已经有了许多发展。

奥地利一位建筑学教授说，“如今的风格[第 21 页]被称为‘个人风格’，因为每个建筑师都从旧建筑中提取一点点，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新的布局。但我教学生使用聚焦。通过聚焦，我选择了一座我喜欢的建筑，例如我祖母在山上的老

房子，我让它的体会来到我的身心当中。[这是一种感受式意义，是身体的“理解掌握”，是.....]从这个体会当中，我设计了一座全新的现代建筑，看起来它跟我祖母的房子没有任何相像之处。”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哲学中，我们都并非局限于对已有的、现成的事物和概念的重新排布。我们可以引入体验式意义。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和拓展它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7]

如果我们就着我们更为纷繁复杂的体验连同逻辑一起思考的话，哲学就可以将旧的假设和概念模型重新打开。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也就是关注我们是如何思考的，并且抱持这样一种批判性的理解，即没有任何概念、规则或区分可以等同于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真实地思考一切。我们更为纷繁复杂的体验或许会被它所承扬，但不会因此而被取代。体验总是新鲜地再次出现，并等待着被以新的方式所承扬，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任意的，而总是非常特殊和精确的。

注释：

[1]. For my relation to Heidegger, see my "Phenomenology as Non-Logical Steps," *Analecta Husserliana 26: American Phenomenolog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ed. E. F. Kaelin and C. O. Schrag (Dordrecht: Kluwer, 1989), 404-10. See also my "Analysis," in M.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Chicago: Regnery, 1968); "Befindlichkeit," *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6, nos. 1-3 (1978-79): 43-71; and "Dwelling," *The Horizons of* [第 22 页]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H. Silverman et al. (Dordrecht: Kluwer, 1988), 149-50.

[2]. See my reply to Mark Johnson in *Language Beyond Postmodernism: Saying and Thinking in Gendlin's Philosophy*, ed. D. M. Levi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ee also H. J. Schneider, "Die Leibbezogenheit des Sprechens: Zu den Ansätzen von Mark Johnson and Eugene T. Gendlin," *Synthesis Philosophica* (Zagreb, 1995).

[3]. See "What Comes After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no. 2 (1986): 131-36. See also *Focusing Folio* 16 (research issue), nos. 1-2 (1997).

[4]. See *Focusing*, 2d 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and *Focusing Partnerships* (New York: Focusing Publications, Focusing Institute, 1996). See also *Focusing-Oriente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1996), especially chapter 21 on values and experi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Narcissism," *Pathologies of the Modern Self*, ed. D. M. Levi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1-304. In German, see *Körperbezogenes Philosophieren* 5 (Würzburg: Focusing Bibliothek DAF, 1994).

[5]. See E. T. Gendlin and J. Lemke, "A Critique of Relativity and Localization," *Mathematical Modeling* 4 (1983): 61-72.

[6]. See P. Elbow and P. Belanoff, *A Community of Writ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and S. Perl, "A Writer's Way of Knowing: Guidelines for Composing," *Writing and the Domain Beyond the Cognitive*, ed. A. Brand and R. Graves (Portsmouth: Boynton-Cook Press, 1994).

[第 23 页]

[7]. See "Process Ethics and the Political Question," *Analecta Husserliana* 20, ed. A.-T. Tymieniecka (Dordrecht: Reidel, 1986); reprinted in *Focusing Folio* 5, no. 2 (1986): 68-87.

另参见以下材料:

"Thinking Beyond Patterns: Body, Language, and Situations," *The Presence of Feeling in Thought*, ed. B. den Ouden and M. Moe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25-151; "The Primacy of the Body, Not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Man and World* 25, nos. 3-4 (1992); "Meaning Prior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 Five Senses," *Current Advances in Semantic Theory*, ed. M. Stamenov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2); "Die Umfassende Rolle des Körpergefühls im Denken and Spreche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1, no. 4 (1993): 693-706; "Crossing and Dipping: Some Terms for Approach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Natural Understanding and Logical Formation," *Minds and Machines* 5, no. 4 (1995) [Spanish translation in *La Aportación de Eugene T. Gendlin*, ed. C. Alemany (Madrid: Brouwer, 1997)]; *A Process Model*, in eight parts, available from the Internet at <http://previous.focusing.org> (1996); "How Philosophy Cannot Appeal to Experience, and How It Can," *Language Beyond Postmodernism: Saying and Thinking in Gendlin's Philosophy*, ed. D. M. Levi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What Happens When Wittgenstein Asks 'What Happens When ... ?'" In press; "The Responsive Order: A New Empiricism," *Man and World*. In press; F. Depestelle, "A Primary Bibliography of Eugene Gendlin," *Tijdschrift voor Psychotherapie* 1 (1996).